

6

T2516/4226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COUNTRY OF ORIGIN

CHINA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孝友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
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
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伸其就養載昌賞其清韻
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
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
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

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
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
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
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
毀逾制祭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
茲王延叩水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
倫輩其餘群子并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
其宗流同斯志也

忠義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

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
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
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
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
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
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摧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
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
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良吏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
遠之申寃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
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
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纒絕其奔走者
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
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
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
人者歟

儒林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宇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

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
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
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
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
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王賞其
博聞出蒞邊隅獷狄歛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
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
悲夫

文苑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

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
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
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
均之所企大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
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
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
季雅摛屬道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
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
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
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
彥曹毗沉研秘籍踈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
儒之論李尤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
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竒降帝問於西
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
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
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
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外戚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
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駢蕃任遇憑寵靈

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
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
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
論有斲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
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
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
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
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躡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

夔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
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金滅景而
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
閭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
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
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
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
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求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攘灾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烈女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思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廻僞篡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斬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四夷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廼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疆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

新降接帳連鞬充郊掩旬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群振鴟響而挺灾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䟽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踈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夙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于童幼早擅英

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
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
虜亂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
信矣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
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峩獨尅之功有可稱矣
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

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揔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
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驍睨漢廷窺
覷周鼎復欲立竒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
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
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
噐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
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
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既
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浞獯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
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桓玄卞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苟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
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
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酬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
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卽
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闔干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機祖約蘇峻
孫恩盧循譙縱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灾殄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北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

與王之略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
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
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
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
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摠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
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
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塞佞人方轡並后載
馳闡豎類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
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

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來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
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
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
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後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
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
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
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
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
直鄴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
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霄奔酌戎杯而
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
甚也

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
不嘯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羗渠見竒醜
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竒謀間發猛氣橫飛
遠蟻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侷儻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

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竒材而竊徽號擁
舊都而抗王室褫氊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
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
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
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
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
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鯨
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
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求曾之
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慕容氏

史臣曰觀夫牝陰衍氣配虜稟生隔閔諸華聲教莫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盖常性也自
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
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
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
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

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蚤賊旣而二帝邁平陽之酷
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
君危而未立臣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
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乘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
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怕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
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
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
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
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緼谿壑難滿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
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
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逾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

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
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
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友
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
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
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經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
凶惟人良所謂也

符氏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
宸遷鼉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

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
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閔右禍坐蠱毒未逞狼心捷旣
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摠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
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灾謂法星
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
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
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
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
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

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
把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
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
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
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
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
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
疑山䟽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
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姚氏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
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王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効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爲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
瓜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齟
崇詭說加殊禮於棄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
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
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求貴之後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
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李氏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興渡滄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况乎巴濮
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犍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救之資華陽有析骸之釁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推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籍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霄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呂氏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釁竊號神州

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遐征鐵騎
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
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求固運銷群
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
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
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
叛瞋目甫爾爨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
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
累葉隗囂千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
功可立郭麀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
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慕容垂等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
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夫資英傑威震
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未固受之而以禮道
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啟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霄逸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
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裡宗僭儼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紿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

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
之姿見竒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
雲之山飾士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爲
馮氏之驅除焉

乞伏氏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
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噐未窺
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
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
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
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
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禿髮氏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疆邊服控弦三塞躍馬金
山候蒲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
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
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
弘抑此之謂傳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

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
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
弊地奪於蒙遜勢衄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
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
同亡其於傳檀見之矣

慕容德等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
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
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
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

以弘風延讜言而厲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
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
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
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
人謀非不幸也

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
懷仇弼之寃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
澗南京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
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
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
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
英賢闚闢天下然其噐識高爽風骨魁竒姚興覩之
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
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
其嗣非不幸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一

宋書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沈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
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
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
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文帝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傳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網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垂分閭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前廢帝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豐不能絀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實社殘宗汚宮瀦廟況摠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明帝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盖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歲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踈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

不待慮既而本根無疵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盖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後廢帝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王雖適末同途發軔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順帝

史臣曰聖王膺錄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已哉

志

曆志

夫天地之所賢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群生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勅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群生蒙其利澤三王旣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爲水德以十月爲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

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筭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

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䟽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䟽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效効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効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効不服音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

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老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卽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

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覲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

以備此志云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
至于三代名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
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
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
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
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
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
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
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
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
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
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
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
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
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
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
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

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
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
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
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爲
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
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
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荆定雅樂時又
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
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
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

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
巴渝舞曰韶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
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
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
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卽前
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
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
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
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
曰太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

宋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
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
依讖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曰臣聞
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
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
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
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
時而制之矣周之未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箎南
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
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

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
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
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
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
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
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
虞帝之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
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
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
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

賦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
酬酌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
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
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亨通
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
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亨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
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
舞宜有摠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
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
上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
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
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
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
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
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
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
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
成數以著篇章臯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

無由宣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
時闡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
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
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
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
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
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
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
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

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
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
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
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
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
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
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
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
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
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

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
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
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
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
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
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
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
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
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
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

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
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
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
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
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
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
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
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筭求之各有同
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燿度春秋考異郵
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
三百六十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
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
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
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
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
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
以此淮之口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

天經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
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
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
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
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
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
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
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
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
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

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負如彈丸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負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

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符瑞志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懽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

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爲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五行志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別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

書祥肯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朔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

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
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
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未
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卽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
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州郡志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受制九州冀州
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兗州海岱爲青州海岱及淮
爲徐州淮海爲揚州荆及衡陽爲荊州荆河爲豫州
華陽黑水爲梁州黑水西河爲雍州自虞至殷無所

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雝分冀州之
地以爲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卻胡越開
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
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
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
峙吳得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
分交爲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爲梁晉武帝太康元年
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爲秦分荆揚爲
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
冀雍涼青并充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遣民南渡竝

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爲離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爲北兗而青冀二州治贛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爲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未爲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函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筭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求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用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

宋書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沈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為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閭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
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儷
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慝易兆恩
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未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
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
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
署之內徵引極乎厮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
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
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
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
嬖非不幸也

劉穆之王弘

史臣曰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
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樞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
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爲
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

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劔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灾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謝晦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爲此云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

史臣曰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

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竒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旄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旣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歧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簿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爲宋方叔壯矣哉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柢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節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朱齡石毛修之傳弘之

史臣曰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昞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谷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

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一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
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
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訓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
夫出於卑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
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
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

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
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鵠浦投戈實與世用
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宗室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
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
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
之道未或可知裂武王覽群才揚盛策一舉殲勅寇
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末遂不得與大業始
終情矣哉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史臣曰為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為基蹈義為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嗇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

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孔季恭羊玄保沈曇慶

史臣曰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臧燾徐廣傅隆

史臣曰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謝瞻孔琳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

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
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
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
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
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
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
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
僞還淳復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
反耕耒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條園法
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
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
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徃之談可然乎

蔡廓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
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
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
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謝弘微王球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
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祐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良家然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

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探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范泰王淮之王韶之荀伯子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誄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武三王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

至矣得使虐朝暴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
及在未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
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
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羊欣張敷王微

史臣曰燕太子吐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
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
袁淑矣諱之間而王微弟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
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審子之力也彼
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
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况
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
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
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
哲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史臣曰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
闕盛衰旣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

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
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
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
踏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
而篤矣載之云爾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
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
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
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
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王敬弘何尚之

史臣曰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
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
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旣樹遂規問鼎而
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旣剖盜實人單閩外之寄
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
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
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令
可謂識治也矣

謝靈運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何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壞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綽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吏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

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二王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美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為太息

劉湛范曄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
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
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
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袁淑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足以
言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
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
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
恡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

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讐所鍾親地兼極雖
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蠱外興天性
旣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讐猜防之道有未
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
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
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
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
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綽縹緲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

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口惜矣哉

文九王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獷暴摧軀悲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顏延之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

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乘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况而義愜夫豈或免

臧質魯爽沈攸之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聞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

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原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何隙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王僧達顏竣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胷解帶義上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彘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史臣曰修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徧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龍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固停詔勅天震賈怒什者聖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蕭思話劉延孫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

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為一世宗臣盖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踈矣然乎然乎

文五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况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孝武十四王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

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知弱義在於此也

劉秀之顧琛顧覬之

史臣曰孝建啟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艱難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峽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周朗沈懷文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傳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宗越吳喜黃回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鄧琬袁覬孔覬

史臣曰恭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詖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穆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謝莊王景文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恭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灾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殷孝祖劉劭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劭

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
而出重圍美矣

蕭惠開啟琰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
啟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
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
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
也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史臣曰春秋列國六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
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
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袁粲

史臣曰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
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
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
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明四王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

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孝義傳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刺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閭庭忠被文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傳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

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朞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謠舞蹈觸處成羣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埽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

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荐之以師旅
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
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
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
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
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燭光玉紫極諸殿
離纒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
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淳侈恩不
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
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

盖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
良吏篇云

隱逸傳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
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
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
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
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恩倖傳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
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
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
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
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完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第
豈可得哉

索虜傳

史臣曰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
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鬪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
駒出自冀此梗柎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區

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
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
走不逐飛盖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
以一言蔽之

鮮卑吐谷渾傳

史臣曰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
滄溟朱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
獫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
興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
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

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控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
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
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奐
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

氏胡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崛起之衆結根百頃跨
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
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場遂
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涪之豐規吞
黑水志傾并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

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
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
逐北追奔全勝萬里使敵人裹骨輿屍越至險而自
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旣而裴劉二將藉其
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臯失嶮氏族轉徙奔亡遺燼
不滅者若經梁土獲又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
謂盛矣

二凶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
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卽戎武靈

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與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自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

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壘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求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

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減質
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
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
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
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
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
馬魯之徒身爲晉賦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
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
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
晉藉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
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汗亡厝本紀列
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
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終

卷之十二

三十一



